



兄弟，等我！

光是逃離薩爾瓦多遠走美國就夠危險了，更別說可能被自家人追殺

摘錄自勞倫·馬卡姆 (Lauren Markham) 所著之《北漂兄弟》(The Far Away Brothers)

插圖：Loris Lora

2013年那個夏夜，17歲的勞爾·佛羅列斯 (Raúl Flores) 還沒離開薩爾瓦多前往美國，他輾轉難眠，聽著一群野狗嚎叫至深夜。前兩晚也都發生同樣的情形。鎮上的狗偶爾會吠個幾聲，但這次似乎不同——拉長了的嚎叫聲還夾雜著狗吠聲此起彼落。他很確定那根本不是狗叫聲，而是能預知未來的神靈在警告著即將有事發生。這是他同卵雙生哥哥恩尼斯托 (Ernesto) 離開後第九天的事。〔人名皆為化名。〕

隔天下午，勞爾坐上了他叔叔艾瑞克 (Erick) 的車，車上還有他媽媽、姊姊瑪麗塞拉 (Maricela)，和姊姊的小女兒露琵塔 (Lupita)。他的背包裡有一份他爸爸保證會保佑他平安的禮物：《聖嬰禱文集》(Prayers for El Niño Divino, the Divine Child)。他們和名叫珊卓拉 (Sandra) 的協助偷渡的人 (人蛇集團) 見面，她是墨西哥女子曾幫恩尼斯托出逃。勞爾抱著他媽媽說再見，再看了她最後一眼。她哭了。瑪麗塞拉一邊哄著坐在她腿上的露琵塔，一邊提醒勞爾要自己保重。

「我會帶他們過去。」這是兩個為人母親的對話。珊卓拉說：「放心，我一定會。」

他們上了車、關上門，司機就把車開走了。

恩尼斯托在珊卓拉的家裡醒來——那是位於墨西哥市一處叫「鷹巢」(Las Aguilas) 的社區——發現她不在家。

「她出門了。」她的大女兒說：「又去了薩爾瓦多。」這女孩說，她過幾天就回來，然後會帶恩尼斯托去北部的墨美邊境。她招手叫他自己盛早餐吃。

後來恩尼斯托打電話回家，接電話的是瑪麗塞拉。她把電話拿給爸爸，他劈頭就幫恩尼

斯托禱告。恩尼斯托說要跟勞爾講話。

「他老早走啦。」他爸爸解釋道。

「走去哪？」

他爸爸把消息告訴他，說他那天早上就跟艾瑞克叔叔離開，要去首都聖薩爾瓦多。「他已經在路上。」

恩尼斯托沒料到他們真的叫勞爾北逃到美國——好吧，算了。但當初聽到勞爾說自己最好能一起來的時候，他的心還顫抖了一下。他對目前的情況感到內疚，更感到不安：要是阿古斯丁 (Agustín) 伯伯把你當成我該怎麼辦？他們的伯伯還在氣恩尼斯托出逃這件事。光是往北逃就困難重重了，更何況還會被自家人追殺。

還有，要是勞爾半路出了事該怎麼辦？他自己能走到這一步算是幸運；但把他的雙胞胎弟弟也往這裡送，就似乎是在賭命了。

但同樣地，他也等不及要見上他弟弟一面。他們之前連道別的機會都沒有。

珊卓拉不在家，勞爾也離開了，但恩尼斯托並沒有把兩件事聯想在一起，直到珊卓拉打電話給他。她說：「我跟你弟弟在一起。」他這才鬆了一口氣。



他不介意在珊卓拉家中多待上幾天——那裡有食物、有乾淨的床、有淋浴間、有電視，還有珊卓拉的兩個女兒。她的大女兒妃南妲 (Fernanda) 有著濃密的長髮、烏溜溜的眼珠子和滿滿的自信，更是讓他格外著迷。可惜她已經名花有主了，恩尼斯托這種從薩爾瓦多來的窮小子是不會自認為還高攀得上的。不過，在這裡多待上幾天也不賴。

墨西哥比薩爾瓦多來得熱，而且屋內熱氣騰騰，更讓一切看起來既迷

濛、又緩慢。這幾天，恩尼斯托的額頭上雖然總有擦不完的汗水，但有珊卓拉的女兒幫他張羅三餐，只要儘量別跟珊卓拉那個多半宅在自己房裡的兒子打照面，似乎也無所事事。星期天，這些孩子的爸爸過來做了早餐給每個人吃，也一定幫恩尼斯托準備一份。他們沒有過問太多有關恩尼斯托的事——看來他們也清楚，別問會比較好。

幾天後，電話響了。妃南姐接起電話；是珊卓拉打來的。坐在沙發上的恩尼斯托，聽得到妃南姐的聲音緊張了起來。

「怎麼了？出了什麼事？」他問道。他也聽到電話另一端傳來人蛇集團焦躁的聲音。

妃南姐沒回他的話。她掛了電話，轉身上樓。他看得出來事情不對勁。

「怎麼了？」他又問了一次。她還是沒回答。

從聖薩爾瓦多，珊卓拉指揮著司機沿著僻徑開往毗鄰瓜地馬拉的邊界。就和恩尼斯托一樣，他們行經一處偏遠的官方檢查哨，在珊卓拉出示一些文件後，一名官員揮手示意他們通過。（「只是來觀光。」）他們繼續深入瓜地馬拉的樹叢。

珊卓拉和司機就像老友般地聊天，偶爾轉動收音機的選台鈕想找首好歌聽聽。勞爾覺得自己當個貨物有些尷尬，只好望向窗外。四周好安靜，而且這些偏僻的道路上幾乎毫無動靜，車外一片漆黑讓人看不清整個世界。這讓他好緊張，再累都睡不著。「別擔心、放輕鬆。」坐在前座的珊卓拉說：「不會有事的。我們很好。」他們在黑夜的一片死寂中又開了一陣子，而他也試著適應這一切。突然，珊卓拉倒抽了一口氣。

「天啊！」司機低聲說著。他們來到一處路障前，一輛黑色大卡車從路邊駛出來擋住去路，接著一名制服員警示意他們停車。這輛卡車後座載了約十名男子，每個人都身穿制服還緊握著一把機關槍。

一名員警走到車邊，彎下腰朝車窗內說話。「我們是緝毒警察」他說：「我們需要你

墨西哥比薩爾瓦多來得熱，而且屋內熱氣騰騰，讓一切看起來既迷濛、又緩慢。

們跟我們走。」

勞爾僵住了。他不認為他們的車上有毒品，可是他沒有護照，而且他認為他們會從他的口音知道他是從薩爾瓦多來的。

司機把車掛上檔，跟著那輛卡車駛離大馬路，開進一處幾乎沒亮光、沒住家又沒車輛往來的昏暗樹叢裡。

同一名員警又走到車旁，這次手裡拿了張照片。他拿著照片湊近勞爾的臉。「對！」他點點頭說著，然後把照片翻過去。「這是你，對吧？」

那是他、瑪麗塞拉和恩尼斯托在他們九年級畢業典禮的照片，三人全都穿著最正式的服裝，表情一臉嚴肅。

「下車！」這男子命令道。

勞爾從後座走下車，全身顫抖。其中一名員警抓著他往下拽，腳上穿著靴子把他的臉往地上踩。勞爾差點喘不過氣來。「你的伯伯花錢請我們來的。」這名男子說完，腳上的靴子踩得更用力了。

原來他們根本不是警察，全是他阿古斯丁伯伯的手下。又或許他們兩者皆是？中美洲和墨西哥的人很多疑，但這都要怪幫派犯罪也很盛行——真相和恐懼總是伴隨而來。

這些男子先是命令勞爾脫掉鞋子，再要他扒光褲子和衣服。他們扯下他的鞋帶並用來反綁他的雙手，把他的臉埋進土裡。司機的下場也一樣。兩名男子則把珊卓拉押到暗處。勞爾聽得見她愈來愈淒厲的尖叫聲，還有那兩名男子的叫罵和淫哼聲，司機驚恐的禱告聲，和他自己劇烈的心跳聲。

這些男子拿著槍揮向勞爾時還笑了出來。他心想：我要死在這裡了。

「求求你們。」司機乞求道。其中一名男子拿著一根鐵管朝他的頭狠狠敲下去，勞爾心

這些男子拿著槍揮向勞爾時還笑了出來。他心想：我要死在這裡了。

想這司機死定了。

「錢呢？」這名員警問道。勞爾還多帶了約 2,000 美元——這件事他們要不是事先知道就是猜的，因為偷渡客總是帶著現金逃亡。不過這筆錢是交給珊卓拉保管。他們翻遍她的東西，果然找到了現金。

「拜託，」珊卓拉說：「留一些些給我們離開這裡好嗎？」勞爾很訝異她敢這樣問，不過他們真的朝她扔下幾張紙鈔。

一如他們出現時的迅速與神秘，這些男子回到他們的車上，把車開上大馬路後就消失在夜色中。如今又只剩下他們三人，放眼望去杳無人煙，不但錢沒了，還發現連車輪也沒了。珊卓拉穿回衣服、擦了擦臉，然後替勞爾和司機鬆綁。

「妳還好嗎？」勞爾問她。

她只是把他的衣服遞給他。喔天啊、喔天

啊、喔天啊，這司機一直唸。珊卓拉和勞爾不發一語。勞爾也穿回他的衣服。他們拖著沉重的腳步走進樹林，但是鞋帶斷了，鞋子邊走邊掉。他們就在林裡過夜，卻都難以入眠。勞爾知道，他是僥倖才逃過一死。

他猜是阿古斯丁接獲他打算逃跑的線報後，便沿著艾瑞克叔叔的北逃路線攔截他們。又或許是幫忙安排勞爾和恩尼斯托和其他許多人脫逃的艾瑞克，試圖向他的家人敲竹槓想多撈一筆？也或許是平常那些專發偷渡財的人想趁人騎虎難下時占便宜，知道他們幾乎鐵定不敢報案。但那些人為什麼提到他伯伯？還有照片？這下子他很確定這次的攻擊就是阿古斯丁指使的，目的是要給他家人一個教訓：我是老大，我說了算——你儘管跑，我一定會找到你。

隔天早晨，當太陽升起到足以照亮他們藏身的樹林時，他們也開始思考下一步。他們三人看起來就像是已經在外流浪好幾個月，衣服髒亂、滿臉泥巴。車沒法開了，但手機還能用。他們決定，司機留下來顧車子，勞爾和珊卓拉繼續前進。他們走到馬路上，勞爾的鞋子

幾乎快穿不住了。

珊卓拉打電話給女兒。「我們被一群土匪抓了。」她用緊繃的聲音說著：「別擔心，我們沒事。我們會搭巴士，很快就到。」

搭巴士北上花了他們兩天的時間，而且身上的現金除了車票什麼東西都買不起，甚至不夠買吃的。珊卓拉安慰著勞爾。「放心。」她說：「我們已經在路上，沒事，很快就到了。」她已經完全



重新振作起來，若無其事般繼續下去。勞爾心想，或許這不是她第一次遭到攻擊。他自己卻是提心吊膽，每次巨響都會讓他腦子裡為之顫抖。他努力想入睡。就在他們從郊區進入到車流量較多的墨西哥市時，他起身坐正了起來。恩尼斯托就在這巨大迷宮的某處，等著他。

當勞爾來到珊卓拉位於鷹巢的家門口時，全身髒兮兮的他還直打哆嗦，身上衣服幾乎破爛不堪。恩尼斯托一把抓住勞爾，一反常態地哭了出來。兩人好似互換身分般，反而是勞爾面無表情地站著。

珊卓拉是直接走進廚房準備了些食物，就像平常一樣。等食物準備好了，她把男孩們叫進屋來，自己去梳洗了一番。恩尼斯托盛了一大盤食物放在他弟弟面前：炒蛋、五香臘腸和那些如貓舌般細薄的玉米薄餅。

勞爾吃得很慢，而且幾乎沒吃。每每用力嚼個幾口，他就跟雙胞胎哥哥訴說他們的遭遇。「都是阿古斯丁。」他說道。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他們拿著一張照片，我們畢業典禮拍的。」

恩尼斯托沉默了一會兒。都是自己的錯：阿古斯丁想抓的是他。他又開始眼眶泛淚。以前總是他罩著弟弟——畢竟他是哥哥，就算只早 12 分鐘出生——但這次他失職了。

「喏。」他輕聲說。他拿了一套自己的換洗衣服給勞爾。

他們在鷹巢又待了幾天，等勞爾和八蛇集團恢復體力。

「你們長得根

本一模一樣！」妃南姐說道。如今她媽媽平安歸來，她似乎不再擔心先前發生的事：這算是職業傷害的一種，而且她媽媽本人都放下了，就當作遇到壞天氣或不開心的意外罷了。

「不，才沒有！」他們異口同聲說道。

一看到這樣講會逗他們生氣，接下來幾天妃南姐動不動就嘲弄他們長得有多像。勞爾看得出來恩尼斯托喜歡妃南姐，他不怪他哥哥。但他自己已經累到沒力氣去想談戀愛這檔事。

幾天後，他們跟著珊卓拉跳上一輛北上的巴士，準備前往美墨邊界的最終站：雷諾薩 (Reynosa)。

他們的巴士出了墨西哥市又往北穿越了墨西哥北部，總共開了 15 小時，沿途景致從一片綠油油轉為荒漠。勞爾暗自祈禱別再遇到倒楣事，而恩尼斯托則是眼神堅決地望著窗外，天塌下來也不怕的樣子——在他雙胞胎弟弟的不幸遭遇後，他覺得就算自己遇到也是剛好而已。

當他們來到雷諾薩，他們倆都注意到這裡看起來有多落後：不是像他們家鄉所在的科隆尼亞 (La Colonia) 那種貧困的鄉村，也不是像



恩尼斯托眼神堅決地望著窗外，天塌下來也不怕的樣子——他覺得就算遇到也是剛好而已。

聖薩爾瓦多那種不發達的城市，而是介於兩者之間。那裡的空氣瀰漫著粉塵，孩童們則光著腳丫子在失修的路邊追跑。住家和店家緊挨著彼此而立。這就是邊境地帶：最後一站，進入美國前的最終過境點。

這輛巴士迂迴穿梭過市郊後進入市中心，路上也隨著車流緩慢而益發擁擠。勞爾從這裡就看得德州，就在過了橋的另一端。就近在眼前，顯得很不真實。

幸好，這對雙生兄弟不清楚雷諾薩有多麼危險。對他們而言，整個墨西哥都是個威脅。

珊卓拉陪著他們走向一處小車庫，裡頭有幾塊床墊放在地板上，還有一張牌桌。有幾名偷渡客早就在裡面，多半是年輕男子和幾名像他們一樣的青少年。

珊卓拉不會跟他們一起過境，但她會在雷諾薩等到傳來他們平安過境的消息。她給了他們一個擁抱。「別擔心」——她示意坐在這藏身處的地板上——「你們不會有事的。」

但她還是確定他們留下她的電話號碼「以防萬一」。她遞給他們一枝筆，叫他們把她的電話號碼抄在褲子的襯裡上。然後她就告別了。

恩尼斯托和勞爾占了一張空床墊，整天躺在上頭。其他同行的人讓他們心生恐懼——會不會有人知道他們為什麼逃？偶爾會有更多的偷渡客被放進屋內，接著很快地門就被關起門上。才到傍晚，小小的車庫裡已經擠進超過 20 人。但至少他們還有食物可吃。一名女子在戶外的一間小廚房煮食，不時還有人差遣一、兩名偷渡客把盛著蛋、玉米薄餅和菜豆的盤子端進屋內。兩天多來，這對雙生兄弟就是躺在床墊上，頂著高溫，等著被通知何時該行動。

唯一的浴室在樓上，裡頭有一處鋪瓷磚的角落安著一個水龍頭可以洗澡，但只有幾小塊

劣質的香皂可用。第二天，勞爾上樓沖澡，留下恩尼斯托獨自在擁擠的屋內。

「出來後面幫我？」人蛇集團其中一名問他。從這名男子的霸氣和魁梧身材，看來像是這裡的老大。

恩尼斯托照辦了，一下子站起身來，跟著這名男子走出屋外往廚房去。

20 分鐘後，勞爾洗完澡下樓，但恩尼斯托卻不在屋內。過了一會兒，恩尼斯托從門外走進屋來，一臉慘白。他蜷縮在床上，就算天氣很熱，還是拉了條被單蓋在頭上。

勞爾試著叫他。「怎麼了？發生什麼事了？」但恩尼斯托不肯看他，而勞爾也就算了。接下來整晚到隔天早上，恩尼斯托悶不吭聲，勞爾只能從他蓋在被單下的胸口微微起伏來判斷他還活著。

第三天下午，人蛇集團其中一名宣布：「就是今晚了。」他們今晚就要越境了。屋內的氣氛瞬間轉變：大家把細軟塞回自己的小袋子裡，並坐起身保持清醒，心中為接下來的北逃做好準備。

約莫午夜時分，人蛇集團們催促著這群約 20 名偷渡客快步走向格蘭河 (Rio Grande)。男子們先從灌木叢裡拖出兩艘充氣筏中的其中一艘，再趕緊吹氣給船身打滿氣。這對雙生兄弟看著充氣筏的輪廓逐漸成形。在河的另一邊，就如他們聽說的，就是美國。人蛇集團喝令第一批先登上充氣筏。「上去！」他說道。勞爾及恩尼斯托一踏上去，他們的體重就讓氣筏的軟底沉入水中。他們認得出自己在河面上的黑色倒影。人蛇集團把氣筏推離岸邊，他們便隨波逐流，展開他們的旅程。

摘錄自《北漂兄弟：兩名偷渡少年的美國夢》(The Far Away Brothers: Two Young Migrants and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Life)

勞倫·馬卡姆 (Lauren Markham) 版權所有 © 2017

企鵝藍燈書屋 (Penguin Random House LLC) 旗下皇冠出版集團 (Crown) 出版